

长篇揭秘小说

赌石

马文强 著

公盘开盘，看石、竞投、开标，暗涛
汹涌中暗藏着的是惊人财富的转移。

一夜暴富的神话和血本无归的惨剧，
在这个行当几乎天天上演。

团结出版社

賭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赌石 / 马文强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2. 6

ISBN 978 - 7 - 5126 - 0810 - 8

I. ①赌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7335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 tjpress. 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 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

字 数: 286 千字

印 张: 18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26 - 0810 - 8/I. 699

定 价: 28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目录 CONTENTS

- 第一章 天劫深渊 / 1
- 第二章 法门万千 / 14
- 第三章 人石相易 / 28
- 第四章 绝境玄踪 / 43
- 第五章 不败而败 / 57
- 第六章 白蟒隐忧 / 69
- 第七章 巧得异石 / 84
- 第八章 棋盘迷津 / 100
- 第九章 拜祭之战 / 113
- 第十章 博弈危局 / 127
- 第十一章 短兵相接 / 141
- 第十二章 爱恨离合 / 154
- 第十三章 情恩歉歉 / 168
- 第十四章 劫难频生 / 181
- 第十五章 江湖溯源 / 193
- 第十六章 辨玉玄策 / 208
- 第十七章 命系一念 / 223
- 第十八章 剪接旧事 / 237
- 第十九章 暗渡陈仓 / 249
- 第二十章 平地惊雷 / 261
- 第二十一章 王者天道 / 269

第一章 天劫深渊

1

孟瑋坐在地质钻探队的军绿色帐篷里，以狼毫小毛笔，蘸着朱红色颜料，为岩心箱里的岩石，进行地质编录。

帐篷外的山道上，猛地卷起了一股大旋风。

旋风飞沙走石，遮天蔽日，来势汹汹，桌上的地质资料，“刷刷刷”地翻卷、撕裂、腾空……孟瑋急忙将帐篷的厚门帘放下，旋风仍将其顶撞起来，且风势越发强劲！

挂在铁丝上的毛巾，飞来蒙住了孟瑋的眼睛，饭盒、肥皂盒、塑料脸盆，齐刷刷乱跳，桌上的颜料瓶被掀翻，“骨碌碌”滚向岩心箱，“砰”地砸碎，岩石上像渗出了淋淋的血……

这时，孟瑋听见了手机在响。

山里的手机信号极不稳定，孟瑋的眼睛被沙尘迷蒙着，掏出手机，蹲下，又站起，转而背对着风，将手机换到左耳来听。

“瑋儿，瑋儿……”母亲的声音火烧火燎，“你爸快不行了……你回来啊，抓紧回来啊……”

母亲的电话挂断不久，风，也停了。

孟瑋走出帐篷，视线扫过莽莽群山，极力朝故乡的方向看去：刚才那一阵旋风，来得不早不迟，难道是幽幽冥冥之中，万里之外的故乡，飞派而来的信使？



在飞机上，孟瑋有过一千种揣测和设想，而当一脚踏进家门，却见母亲抱着一只猫，坐在院中的小板凳上，身上脸上密匝匝地罩着一层竹影，眼神空空怔怔……

父亲孟夏是玉州珠宝翡翠行里的名人，心胸坦荡，结交颇广，不沾烟酒，身体健康，起居规律，饮食如常。自 22 岁时涉入翡翠行，数十年来，无论赌石辨玉，雕琢翡翠，均受人称道。而今，风雨坎坷都迈过，妻贤子壮，家庭和睦，事业有成，风生水起……却怎么说去便去了呢？

孟瑋走到母亲身前，蹲下来，那只猫“刷”地从母亲臂弯里挣跑了。孟瑋搭着母亲的肩，想将她扶起来，却感觉母亲的整个身子在抖动……孟瑋最担心母亲这种状态：内心悲楚，却连泪水都无法哭出了……

在市医院的太平间，孟瑋见到了父亲：他静静地躺在冰柜中，脸上笼着一层雾气，下嘴唇略略前突，似乎是一种倔犟的抗争表情，一种抗争后的坚毅与骄傲，释然和从容……

小时候，孟瑋爱睡懒觉，父亲时常抱走孟瑋的被子，孟瑋冻得瑟瑟发抖，敢怒不敢言地看着父亲时，父亲便是这种下唇略略前突的表情。孟瑋考上地质学院，春节回家，在父亲面前，以专业地质知识，滔滔不绝地说着关于翡翠的成因，并自信满满地说，终有一天，他要破解翡翠赌石的秘密。父亲一边包着饺子，一边静听着孟瑋的话时，便是这种下唇略略前突的表情。孟瑋大学毕业，雄心万丈地要和父亲干一场大事业，父亲却要求孟瑋先到地质队去“淘刷”几年。孟瑋在地质队风餐露宿的生活中，经过一番“淘刷”，变得沉默而沉稳，滴酒不沾的父亲，第一次坐下来与儿子喝酒时，也是这种下唇略略前突的表情……

感念着父亲的点滴旧事，孟瑋跪在太平间外坚硬的水泥地上，燃起香烛，将一沓火纸剥开，一张张地揭起，投入飘摆跳动的火光中。

母亲脸上挂着泪痕，来劝孟瑋，孟瑋站起身来，搀扶着母亲，缓缓朝外走去。一长一短的两截影子，错动伸缩着，被一团青烟笼罩住，渐渐模糊了去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使劲抽动鼻息，同孟瑋讲起了父亲的遭遇……

三个多月前，父亲去了一趟缅甸，原本想买几块好的翡翠原石，应对下一轮的销售旺季，可如今翡翠价格连连上涨，各路商家都将翡翠产品看做是投资升值的主渠道，无论懂翡翠的，或不懂翡翠的，都参与热炒翡

翠，致使翡翠原石市场混乱无序，愈发地“一石难求”。父亲最终空手而归。

一天中午，一位来自缅甸瓦城的“吃白卡”（翡翠买卖中介人）的人，找到父亲，说他手中有一块原石，品相极好，问父亲可有兴趣，父亲便随那位缅甸白卡去看了原石。

原石是一块浑全的“蒙头货”，皮壳上未开任何“天窗”，也未有任何“轻擦”的痕迹。愈是这样的原石，对翡翠赌石客来说，其诱惑力便越大！很多时候，卖家将原石进行轻擦，或者开了小的天窗，虽说是向买家展示原石的“解涨”潜质，但同时，也是卖家对原石的一种小小的不自信。赌石的老江湖们，都晓得一句赌石行话“蒙头藏大漏，天窗缠住袖，半擦不擦赌性大，莫要先开口”，意思是说：浑全完整的蒙头原石，若是看准了，赌好了，往往能拣到大漏；但凡开天窗的原石，虽说不能完全凭天窗断定其品质几何，但原石持有者多半是觉得原石砸在自己手中了，于是想着用开天窗的方式来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以期能将原石以好价钱抛出去；那种稍微擦了擦的原石，赌性往往很大，冰火两重天，不是上天堂，便是下地狱！此种情形下，买家一定要抓住卖家患得患失的心理，千万不要贸然开口说价钱，要沉着应对，先观察分析卖家的心理底牌，等着卖家自己来报价。

那天，父亲早上9点半左右出门，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回家。据说，他对那块原石整整“凭意虚赌”了十多个小时，最终，他决定要买下那块原石。

父亲同缅甸白卡讨价还价，缅甸白卡报价2800万元，父亲只愿出1000万元，双方你来我往，谈了好久，最终以1580万元成交！

“那块原石解垮了吗？”孟塘仔细地听着母亲的话，适时地问了一句。

“不，是解涨了……”母亲停下脚步，掏出纸巾，擤了下鼻涕，“那块原石解涨后，你爸长出了一口气，据他估算，将原石当中的翡翠进行产品加工，最终升值可达7000万元左右……”

既然是解涨了，而且是大涨，那父亲怎么会……孟塘疑惑着，听母亲接着往下说……

父亲将那块原石解出的翡翠，加工成了12对手镯，8个戒面，5个小挂件，原石底部有杂色过渡的部分，被加工成了一尊“女娲炼石”的摆

件……

这些产品，在当下优质翡翠原料紧缺的市场背景下，一经面市，便引得各路商家竞购收藏！父亲后来算了一笔账，销售毛利达到 7490 万元！

母亲说到这里，又停下脚步，抬头看着天。

孟瑭以为母亲走累了，便提议打车回去，母亲咬着嘴唇，咬得嘴唇上泛出黄白印，她摇摇头，仍旧看着天，两行泪慢慢流下来了……

“天劫呀……天劫……你爸赌石赌了大半辈子，哪里遇到过这样的情况……这是老天爷要惩罚我们孟家吗？可我们从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呀……”母亲哭得很凶，身子软软斜斜，几乎要站立不住了。孟瑭一边替母亲拭着泪，一边将她扶到路边的石凳上。

母亲稍稍平静下来后，又接着说——那批产品全部销售出去后，又有许多人上门来咨询求购，孟家玉行一时间热闹非凡，名震玉州！可就在前不久，忽然有一位客户带着 3 个戒面，要找父亲讨个说法。父亲接过戒面一看，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：原本绿意莹莹，水旺种细的戒面，如今变得灰白一片，浑浊不堪，几乎成了连 100 元都不值的“假样子货”了……

那位客户掏出销售发票，递给父亲看，说他绝不是讹人，也绝对没有对戒面动任何的手脚。父亲仔细看过发票和戒面，确认就是孟家玉行卖出去的东西！于是，父亲陪着笑脸，向人家说了几大筐的好话，要人家先回去，两天之后会给人家一个说法，或退货，或赔偿，都可以……

谁知第二天，一下子又来了三位客户，他们拿着几对手镯和几个小挂件，怒气冲冲地质问父亲。父亲仔细一看，居然又是昨天的情形：所有的产品都出现了变色、变种、变水的怪现象！

三位客户怒不可遏，说他们已经将产品都销售出去了，买家跑来大吵大闹，说他们欺骗消费者，要他们翻倍赔偿销售金额，并另外赔偿其精神损失费……

父亲彻底被震惊了，木木地坐在椅子上，半天都没有想明白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那三位客户以为父亲做贼心虚，越发歇斯底里地吼叫，甚至有位客户，抓着父亲的衣领，想将父亲从椅子上提起来……

场面正乱哄哄之时，又来了一位香港客户，他身后跟着七八个江湖打手。香港客户说，他买了那尊“女娲炼石”的摆件，特地送给一位新加坡

的富豪，想以此讨得新加坡富豪的喜欢，从而为他带来上亿元的商业合作机会……可是现在，新加坡富豪发现“女娲炼石”的摆件变成了一块废品，大发雷霆，他的商业合作机会也就此泡汤了……说着，香港客户一挥手，七八个打手便要动手砸东西了……

父亲见此情形，“霍”地站起身来，发力一拍桌子！而后，向众人逐个拱手，说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一切江湖规矩，我孟某人没有一样不懂……你们的所有损失，我全部负责到底，若有一丝懈怠，我孟某这一百来斤，任你们三刀六孔，千刀万剐……

2

孟瑭搀扶着母亲，一步步朝家走去，刚到家门口，远远看见有几个人在院墙外左顾右盼，其中两人居然搭着人梯，朝院子里探看。

孟瑭大喝一声，趴在院墙上的人吓得差点摔下来。他回头看了孟瑭一眼，拍拍手上的粉尘，一脸不屑地说：“小子，哪儿凉快哪儿去……”

孟瑭十分生气，想上去训他们几句，一步刚迈出，母亲却扯住了他的衣服，悄声说：“瑭儿……这些人都是来要债的……”

孟瑭正要拉开母亲的手，那几个人却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胸膛上文着麒麟的光头，故意将脑袋朝后仰去，两个肩膀朝后一收，使上身骨骼发出“嘎嘎嘣嘣”的声响来：“我他妈以为孟家人卷铺盖跑了个球的，原来还没走啊……”

光头揉着自己的耳朵，舌头在嘴巴里转来转去，一下顶着左腮帮，一下又顶着右腮帮，一步步地朝孟瑭跟前走来。孟瑭知道此人不是什么善茬儿，但他并不怵，鼻孔里喷出两丝冷风，反倒笑出两个大酒窝，准备迎上前去，看他光头能耍出几杆子花枪来。

母亲见这阵势不对劲，急忙站到了孟瑭前面，转过身来，挡住孟瑭，不让孟瑭再前进半步。孟瑭伸手将一缕盖住母亲左眼的头发，帮母亲捋到了耳后，拍拍母亲的膀子，示意母亲：放心，没事儿的……

光头走过来，将左手搭在孟瑭肩膀上，捏了捏孟瑭的斜方肌和三角肌，“嚯，够壮实的嘛……”光头伸出右手，做出握手的姿态，孟瑭也便伸手握住了。

“你就是孟瑭吧？地质学院的高才生，1982年6月22日出生，属狗，O型血……对吧？”光头一边笑着炫耀自己对孟瑭的了如指掌，一边暗暗地使劲，猛捏孟瑭的手。孟瑭笑着点点头，也不去与光头对捏，只以笑容向对方示意：铆足了劲儿地捏吧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可千万别省着留着……

光头感觉自己的手劲尚欠火候，便渐渐松了劲儿：“你父亲对你寄予厚望，唯愿你长大成人后，如玉一样坚韧透明，不染杂质，于是为你取名单字一个‘瑭’……”

孟瑭下唇略略前突，极像父亲的神情，下巴微微点了点。

光头忽然松开了手，自顾自地鼓起掌来：“好好好！孟瑭兄弟浑身上下，果真是透着一种硬玉般的不俗气质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光头忽然将嘴巴凑向了孟瑭的耳朵，压低嗓音，阴阳怪气地说，“你家老爷子虽说不在，可他欠的债，你总该要认吧……”

孟瑭咬了咬牙根，太阳穴上凸起两个小包，嘴里吐出一个字：“认！”

光头后退一步，使劲地咳嗽两声，高声说：“父债子还，天经地义……”

光头转身对随行的几人说：“既然人家认，那就好办，咱就先不要为难人家了，过上几天，咱光过来取钱就是了！兄弟们，撤——”

一伙人走了几步，光头回过身来：“孟瑭兄弟，你刚刚回家，车马劳顿，哥哥我也不好逼你太狠，但你自己也要抓点紧啊……”说着，朝孟瑭一拱手，“好自为之……”

孟瑭与母亲进得家门，母亲转身将门上了反锁，并趴在门缝上朝外看了很久，对孟瑭说：“那些人都是讨债公司的，啥事儿都做得出来，咱惹不起的……那个光头是他们的头儿，是个亡命徒哩！听说有一回，光头去城北一家玉雕厂讨债，玉雕厂老板虽说是外地人，但仗着自己有八个儿子，人多势众，根本不把光头放在眼里。光头去讨债时，八个儿子提出：如果光头与他们一人碰一大碗酒，他们马上就还钱。说着，便派人端来了几个海碗……光头一看，那海碗就跟大花盆似的，自己如果连喝八碗，怕是命都保不住了！光头说，酒我喝不了那么多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就一人捅我一刀子，见点血，图个乐子，捅完后，甭管我是死是活，你们只要把钱给债主还了就行……八兄弟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动手。光头自己拔出

一把匕首，二话不说，朝自己腿上、胳膊上捅去……八兄弟吓得连连作揖，当场就把钱给还了……这事儿，在玉州传了好久！”

孟瑋便问母亲，到底欠外面多少钱。母亲叹着气说，你爸当时为了挣回孟家玉行的名声，把所有家底儿，都赔给那些上门索赔的客户了，还填不全那黑窟窿，只得四处借钱，拢共借了200万……他人刚一走，债主们就赶着趟儿地来讨债，可咱家就是拿不出钱来了呀……

说到这里，母亲忽然不说了，却抬手扇自己的耳光，一左一右，扇得“砰砰”作响……孟瑋一把抱住母亲：“妈，你这是干啥呀……”

孟瑋将母亲扶到沙发上，说：“妈，你别激动，我去给你倒杯水来……”

孟瑋拿着玻璃杯，去饮水机上接水，母亲的身子又开始抖动着，抖得头发凌乱不堪，并拼命地挥拳，使劲地打着沙发扶手，接着，连脑袋也朝沙发扶手上撞……

孟瑋一步冲过来，紧紧地将母亲抱在怀里……孟瑋的眼泪，一颗颗地砸在母亲的耳朵上、脖子上：“妈……我爸已经不在了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”

母亲见儿子在流泪，自己的眼泪，再也止不住，趴在孟瑋怀里，哭得撕心裂肺……

“瑋儿……瑋儿呀，是我害死了你爸……是我呀……”

母亲哭了一阵，哭声渐渐低了，弱了，后来竟在孟瑋的怀里睡着了。

孟瑋将母亲抱到卧室，用热毛巾为母亲擦了脸，替母亲盖好被子，轻轻地关上了门……

孟瑋回到客厅，一抬头，瞥见了父母照的婚纱艺术照。前些年，玉州流行照婚纱艺术照，母亲硬拉着父亲，去照了一套。相框中，父亲身着金色的礼服，扎着金色的领结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；而母亲则戴着一副长长卷卷的咖啡色假发，洁白的婚纱，有着十分夸张的裙摆，宛如一朵盛放的白莲花。母亲斜斜靠着父亲的肩，头朝一侧微微偏去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；父亲的一只胳膊，环住母亲的腰，右腿弯曲着，脚尖朝地，与左腿形成一个三角形，显得潇洒帅气……

父母相濡以沫几十年，虽说也常有吵架拌嘴，但大多都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每次吵架，父亲总是先认错服软，哄得母亲开心！因而，

母亲曾开玩笑说，她与父亲是越吵越恩爱了，但每回都吵得不够凶，所以恩爱指数也还不够，将来得空，要好好地大吵特吵呢……可是，在孟塘的记忆中，父母从来没有大吵过。

而现在，父亲去了，母亲为何说是她害死了父亲呢？在她心中，父亲就是一切，她怎么可能去害父亲呢？

孟塘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想：也许，父母都有什么苦衷吧！

这天晚上，直到天光渐亮，孟塘才慢慢睡着了……

第二日清晨，孟塘在半梦半醒中，忽然听见母亲在喊：“塘儿，快起床，你郭伯伯来了……”

孟塘起床，来到客厅，见是父亲的朋友、玉州鼎鼎有名的赌石大王郭宝川来了。

郭宝川梳着大背头，身穿一件白色真丝竹叶图形的唐装，手拿一把与诸葛孔明相似的鹅毛扇，笑容满面地对孟塘说：“孟塘，郭伯伯好久都没看见你了啊……听说你凭两条腿，把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……嗯，确实是比以前更壮实了，也黑了些……”郭宝川上下打量着孟塘，鹅毛扇悠悠地摇着，“怎么样，谈女朋友了吗？要不要郭伯伯啥时候给你介绍一个？”

母亲将洗好的葡萄端了过来，招呼了郭宝川，便坐在沙发上叹着气。

郭宝川用鹅毛扇猛一拍自己胖得起褶子的后脑勺：“哎呀，我光顾着说话了，快把正事儿都忘了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，说：“我这儿也有一张孟夏兄弟的借据，钱不多，10万元……”说着，他将借据朝孟塘递来。

孟塘深吸了一口气，胸膛立时鼓了起来，但还是伸手将借据接住了。

“千万别误会，我不是来要钱的。我知道，孟夏兄弟这一走，你们母子二人也怪不容易的……听说最近有些人老是来你们孟家，加楔子，凑热闹，看笑话，逼着喊着要你们还债！这……这简直就是小人所为嘛！”

郭宝川从脚下拖出一个皮箱，一边开皮箱的盖子，一边说：“我此次来的意思是，那10万元，我不急着要，你们啥时候手头宽裕，就啥时候给。另外呢，我带来了30万元现金，虽说是杯水车薪，但能帮一点是一点嘛……你们也知道，我的赌石俱乐部马上就要竣工开业了，花钱就跟嗑瓜子似的……”

郭宝川从皮箱里取出了30万现金，朝孟塘推去。

母亲眼里含着泪光：“郭大哥，这……这让我说啥好呀……我这心里……”

孟塘站起来，给郭宝川深深鞠了一躬……

有了这30万，孟塘看到了一丝希望，但距离200万还有很大缺口。送走郭宝川，孟塘问母亲，所有亲戚朋友，还有谁家能筹到钱？

母亲歉疚不已：“你爸是外来户，在玉州哪有亲戚？至于朋友，除了你郭伯伯，其余的都是人走茶凉的语气……唉，世态炎凉这四个字，我算是体会清楚了……”

孟塘决定去买一张本地的手机卡，联系联系自己的朋友，孟家如今到了这步田地，哪怕是电话费，该省也得省着点儿啊！

孟塘买完手机卡，面对电话簿上密密麻麻的名字，却觉得怎么也找不出一个能向其开口借钱的人。

这时，有人从后面拍了孟塘一下，孟塘转过身，居然是光头。

光头将胳膊搭在孟塘肩膀上，显出很亲密的样子：“孟塘兄弟，打电话在联系借钱的事儿吧？其实啊，你根本犯不着费那些麻缠劲，绕那么大的圈子……你们家明明有一样宝贝，莫说是200万，就是十个200万，一百个200万，恐怕也能轻松搞定！可我就不明白：你们为何要端着个金饭碗，去舀那污水沟里的水解渴呢？”

3

孟塘回到家中，将疑惑说于母亲。母亲听了，沉默半晌，对孟塘说：“走，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……”

母亲领着孟塘穿过天井，来到花坛北边的一间无门无窗的小屋子前，母亲要孟塘将小屋子前的一截条石搬起来，孟塘照做，而后看见条石下面的地面上，有一个“卍”形的缝槽。母亲掏出一把三寸多长的铜钥匙，插入缝槽之中，旋转几圈，然后猛力朝上一提，只听得小屋子一侧的墙壁，发出“轰轰”的声响来，眨眼工夫，墙壁上分出一面石门来。

孟塘随母亲走入石门，见小屋子中摆放着许多的柜子，每一个柜子中，都放着一些石头。孟塘仔细再一看，这些石头都是经过解切之后的余料。

母亲说，父亲在年前建的这间小屋子，并将其命名为“石冢”。母亲当时认为这个“冢”字不好，不吉利，要父亲换个名字，父亲却说，但凡是解切完的原石，无论解涨解垮，原石都算是完成了其使命，光荣谢世，取个“石冢”，又有何妨？

母亲将靠里的一个大柜子打开，孟瑭凑近去看，这柜子中的石头却是浑全完整的。这块原石，个头巨大，形如窝头，颜色接近于晒干的猪肝，在“窝头”的下凹之处，遍布着星星点点的绿藓，乍一看去，犹如麻婆的脸；而依着“窝头”之中腰，缠绕着一条极不规整的白色蟒带，蟒头与蟒尾未曾相连，而是参差相错而去；蟒头的白色，多有镂空露底，仿若中国书画中的“残笔”，白色与暗赤色相互叠合着；蟒带的腰部，扭扭来回，弯曲而肆意，像矫飞腾空的龙，飘逸而俊美；蟒带的尾部，极像颜真卿书法中的“之”字落笔，锋毫之间，尽透苍劲……

孟瑭伸手去摸这块白蟒原石，感觉手感平滑顺畅，个别之处，略有起伏的点凸之感。

母亲说，这块白蟒原石，赌性极大，有超级解涨的潜质，可谓翡翠原石中难得一见的极品。可是，也正是这块白蟒原石，凡涉及它的人，都不得安生……

在玉州，有四位赌石名人，孟瑭的父亲孟夏，号称“玉念君子”，另有“天眼”陈正堂，“钓翁”郭宝川，以及“一刀神”高秉魁。四位的名号皆有其缘由：孟瑭的父亲孟夏，侠骨柔肠，崇信，尚义，与朋友肝胆相照，为人磊落，行事中正；陈正堂赌石功力深不可测，常年不曾出手，只是吃喝玩乐，优哉游哉，但一旦出手，必定一招惊众，引得赌石中人惊羨许久，愈加对其崇敬不已；郭宝川在玉州赌石圈资历最老，城府似海，境界高妙，赌石之耐性，亦令他人不及，但凡他看中的原石，他不但能将原石之品相、内质，说得头头是道，而且对原石的买卖流通之路，判断得不差分毫：什么人卖什么价，什么人以多少钱买，买来之后，是解是留，是浑全转卖还是明料明售，是当局一赌，还是故弄玄虚，为其做皮造势……均在他的预判感念之内；高秉魁被人称之为“一刀神”，他貌不惊人，不修边幅，却对赌石解石有异乎常人的独到心得，解石机于他，无异于侠客之剑，画工之笔，神厨之勺，舞者之袖，由他解切的原石，总能最大限度保值、升值，稳，准，实……

却说去年冬月，陈正堂前往缅甸买石。去的时候，悄悄静静，无人注意他的动向行踪，可当他返回玉州时，人们却纷纷关注于他，因为他买来了这块难得一见的极品白蟒原石。

白蟒原石究竟价值几何，无人能说得清楚，但人们都认为：以陈正堂的赌石功力，此次出手，定是不凡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不对准靶心不放弦，一旦放鹰，猎物必收，一旦射箭，必中十环！甚至有人传说，陈正堂大半年都不曾出手买石，一直在查黄历，观天象，日日闭门筹谋，夜夜占卜推算，在他家中，福禄寿喜四神，观音、罗汉，均有供奉，香火盈盈，虔诚之极，怎能不积蓄下好运，怎会不博得好彩头呢？

陈正堂虽说是白蟒原石在手，财运亨通，可他并非志得意满。他的儿子陈判非，生来对赌石断玉毫无兴趣，偏对舞枪弄棒，练拳修功甚是喜爱！上学之时，便是十足的“孩子王”，无人惹得起。后来，参军入伍，当的便是武警，几年服役下来，愈加一身好功夫！物极必反，月满易亏。就在前几年，陈判非在玉州江湖上行走，处理江湖事务，整日花天酒地，欢歌乐舞。有一次，在 KTV 遇见一位做酒水推销的美丽女子，陈判非对其一见钟情，并将其发展成为了自己的女友！后来，有一位外地来的江湖人物，在 KTV 对那女子调戏纠缠，陈判非怎看得下去，一扑上前，将对方打成了残废，由此锒铛入狱，困身于高墙之中了……

陈正堂与孟塘的父亲关系极铁，几次与孟塘父亲喝酒时，均说起儿子的事情，叹其如何如何不成器，如何如何令他失望……他辛辛苦苦几十年，又当爹又当娘地将陈判非抚养长大，陈判非不愿子承父业，倒也罢了，可还惹出这么多的事儿来……他赌石辨玉，有钱有名，而今更是拥有一块赌石江湖中难得一见的白蟒原石，可这些，又能给他带来多少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？

陈正堂烧香拜神，阅经卜卦，正当算准了时日，准备将白蟒原石解切时，一天夜里，他却忽然出了车祸……几个过路司机将他送到医院时，他已生命垂危！

陈正堂乃玉州名人，大家都认识他，也晓得他与孟塘的父亲，亲如兄弟，医院的人见此情形，及时给孟塘的父亲打了电话。

孟塘的父亲赶到陈正堂病床前时，陈正堂已经说不出话来，他将一串钥匙交于孟塘父亲，钥匙串上有陈判非的童年照片……孟塘父亲含着热



泪，将钥匙紧紧捏在手里……

弥留之际，陈正堂努力挣扎着，用棉签蘸水，在被子上写下了一个“石”字。

孟塘父亲握着陈正堂的手，动情起誓：待陈判非出狱后，他一定将白蟒原石浑全完整地交给陈判非……

而今孟家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，孟塘母亲心如油煎，夜夜哭泣，她几次劝孟塘父亲：不如先将那块白蟒原石拿出来解切，以帮助孟家度过眼前的困境再说……陈正堂即便在九泉之下，也不会怪罪于孟家的……

孟塘父亲坚决不同意解切白蟒原石，并说，世间最重莫过于情义，情义最重莫过于忠信，忠信莫过于至死坚守不变节……

孟塘母亲便与孟塘父亲大吵起来，说现在火都烧到眉毛了，还讲那么多的大道理、空道理，有什么用？这些大道理、空道理，都是书上的戏文，是专门愚弄老实人的，地肥被人锄，人善遭人欺，你若不是太过老实，孟家何以至此？……

孟塘听完母亲这一番长叙，沉默着，走出密室。其时月正圆满，虽不是中秋之月，但也易使人联想起团圆相聚之含义来……

孟塘回过身来，见母亲的眼泪又下来了……

一连几天，光头领着一伙人，如苍蝇一般，在孟家门前绕来溜去。

孟塘的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，路跑了一趟又一趟，只借到区区20万元……

光头终于捺不住性子了：今日拖明日，明日再拖明日，何日是个准头？你们孟家明明有偿还能力，却就是不愿还钱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要钱不要命！借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古今中外，算是至理！如若再这样耗下去，拖着不还钱，按照江湖规矩，只好“破茧驱蛹”了，你们孟家不是不愿意还钱嘛，那好，请你们腾出房子院子，爱上哪儿上哪儿去，啥时候想通了，想转了，打算还钱了，我们连本带利一并清点后，再按照江湖，来个“引佛归庙”……

这天早晨，光头一下子喊来三五十人，将孟家围了个水泄不通！

光头站在孟塘面前，眯着眼睛，定定地看着孟塘，却一句话都不说，等着孟塘先开口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孟塘母亲探头朝门外看去，晓得今天这情况，

光头是下了狠劲了，要么给人家还钱，要么就得给人家腾房子了……

光头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舌头在嘴里转来捣去，笑着拍拍孟塘的肩膀……而后，转头大喊一声——“兄弟们，动手，咱破茧驱蛹……”

一大伙人呼啦啦拥进孟家院子，有手提木棒的，有腰里挽着绳子的，有拿着瓦刀、凿子、大锤的，孟塘母亲急了，将两只胳膊尽量地张开，试图要最大限度地拦住众人……

孟塘不知何时，从厨房里提出一把菜刀，银闪闪的刀光，晃得大家眼晕。

“怎么着，兄弟，准备同归于尽咋的？”光头歪着嘴巴，一脸的诡笑，“哥哥我吃的就是这碗饭，你别说，我怕的事儿可多，但偏就不怕这个……你想咋玩，我就陪你玩到底！”

孟塘微笑着，笑出两个大酒窝，将菜刀在袖子上擦了擦，说：“别误会，我犯不着那样！我听说过你‘以血顶酒讨回债’的故事，看得出，你是个性情中人。今天，我还是还不了钱，但也绝对不允许你们破茧驱蛹……现在，你把这把菜刀拿着，朝我身上砍三刀！三刀之后，你们立刻走人，钱，我孟塘照样还，但请给我一些治刀伤的时间……”

孟塘母亲一步赶过来，要夺孟塘的刀，但孟塘将刀高高举起，母亲踮起脚尖，也够不着了。母亲急得哭了起来：“塘儿……你这是何苦呢？咱连命都不要了吗？”

“行啊兄弟，居然给我摆阵呢……”光头鼻孔里喷两股冷风，“兄弟是条血性汉子，哥哥看得上你，就陪你玩一回。今天我要破不了你的苦肉阵，哥哥我自残三刀！拿刀来——”

那些手里操家伙的人，见此阵势，纷纷过来见世面，将孟塘与光头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……

孟塘母亲被人架到了圈外，哭着喊着，要再次挤进去。

光头手拿菜刀，朝刀刃上哈了口气，抬眼看着孟塘，孟塘依旧笑容在脸。

光头的刀，高高举起时，院门外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，大家纷纷转头朝外看去……